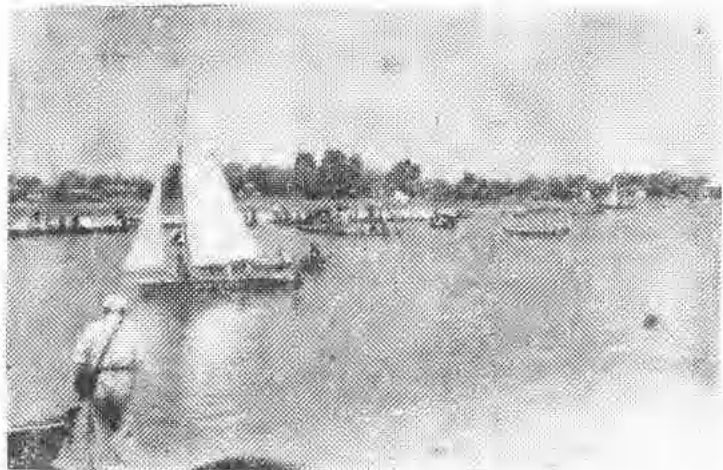




行北東

著合 李 宗 瀛
劉 上 偉
廖 冰 兄

版出 報公大 港香



大進工人休息所



種福園北樓



鞍山的工人宿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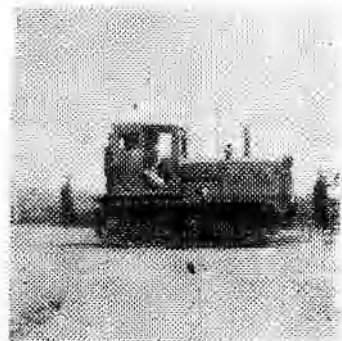
哈爾濱農場小學學生



哈爾濱文工團美國舞蹈家古舞



哈爾濱農場兒童球場



哈爾濱農場拖拉機

目次

瀋陽

遼南的都市

我們來到了全國工業化的基地

哈爾濱

鹽鹼・學校・工廠

燎原的星火

陽光下的農村

從戰爭到建設

哈爾濱風光

長春

春光長好長春

鞍山・撫順・本溪

看到了新中國重工業的遠景

大連

大通鎮

工人的天堂

學習文化在大連

李宗瀛
劉士偉

李宗瀛
劉士偉

李宗瀛
劉士偉

李宗瀛・劉士偉・廖冰兄

劉士偉

李宗瀛

廖冰兄

劉士偉

烟囪的都市

李宗瀛

一切都在動

六月十五日中午，在坐了不到十九小時火車之後，我們從天津到了瀋陽。火車是在午夜十二時過的山海關，我們都在睡夢中，沒有機會瞻仰一下這人所共知的天下第一關。

火車沒有到瀋陽南站以前，先經過鐵西區，這是瀋陽的工業中心，在鐵路的兩側，在聳聳的天邊上，綿延不斷地排列着高高低低的煙囪，一眼望過去，看不盡，數不清。在這些煙囪的下面，國民黨在它三年的統治中曾進行了世界上最愚笨的破壞，在它的統治下，煙囪都涼了，沒有煙了。但是，這批愚蠢的、惡毒的統治者在這片美麗的土地上總跡不到兩年，煙囪又早一個一個地冒煙出來了。曾有些詩人們憎惡過煙囪，詛咒過濃煙，但在今天，在新中國，像森林一樣的煙囪，個個都冒煙，却給我們帶來了無比的興奮；在濃密的黑煙中，優閒的白中，我們看到了水平線上的新中國，看到了每一個中國人生活的改善，提高。

煙囪沒有欺騙我們，它們暖了起來，瀋陽的人民也活起來了。六月十五日的下午，我們的日程中沒有排什麼參觀節目，便三三兩兩地到街上去走走看看，許多廣闊的瀝青馬路，有些已修得平平的，有些剛剛修好，鋪在上面的黃沙還沒有掃除，我們看見的幾家百貨商店，各色各樣的貨都有得賣，而且，更重要的，是顧客相當多，到了下午五時以後，則尤其忙碌。

這並不是偶然的，瀋陽市自一九四八年十一月解放之後，也像許多國內的大城市一樣，經過了一陣劇激後的活躍，經過了一度隨着轉變而起的消沉；但是瀋陽解放得早，附近都是老解放區，全已實行了土改，這一事實消沉也早就在去年十月間過去了。我們之中有一位在去年九月間曾來過，據他說，八個月的功夫，已變了不知多少；現在的熱鬧情形，他去年來的時候就沒有見過。

人們常常提起一個統計數字，全東北銷售布疋的數目三年來上漲了十倍有餘：一九四七年八十萬疋，一九四八年一百二十萬疋，一九四九年三百二十萬疋，一九五〇年預計九百萬疋（第一季已銷二百四十萬疋）。這還是只就數字而言，實際上，隨著購買力的提高，對貨品的要求也提高了；工人們、農民們已開始要求上海、天津來的花布、花襪子，而不再以有得穿、有得着就算滿意了。我們可以想像，這種購買力的直線上漲，對工商業該是多大的刺激。

實際，農民們還有許多購買力還沒有開放出來。據東北日報六月十五日刊載的消息，國營貿易部門對去年農村糧食產量估計不足，採購糧食計畫未能切合實際需要，以致到現在農民手中還存着大量餘糧；中國糧食公司東北區公司根據東北人民政府貿易部的決定，自六月一日起開始有計畫地在各地繼續收購餘糧，截止六月十日，已購進糧食達二萬五千噸，農民手中有更多的錢，對城鄉交流、繁榮都市將會起更大的作用。

假日不會虛度

在香港，如果在一個假日到郊外或是一個海邊上去玩玩，你會奇怪，佔絕大多數人口的工人、小販、小職員都那裏去了。在郊外，在海邊，你看見的儘是些紳士淑媛，假日是不屬於貧苦的人們的。在瀋陽，我們看見的情形完全不同了。

六月十九日是端午節，瀋陽的各工廠放假一天。那天早晨，當我們走過馬路時，我們看到在許多電車站上都長龍一樣地站滿了人在等車子，其中大部分是工人，帶着他們的老婆、孩子，準備搭車到各處遊逛。

那天下午，我們去故宮參觀，故宮裏又擠滿了工人和他們的家屬，在每一個陳列室裏，他們都用好奇的眼光望着許多奇異古怪的東西，聽博物館人員爲他們作詳細的說明，有些陳列室內擺的是故宮的遺物，也有一兩間却陳列了工廠的模型，一位博物館人員在一具模型前一遍一遍地講解煉鋼的過程，圍觀的人們走了一批，又來一批。一個南邊口音的女人指着一塊鐵礦石向她丈夫說：「原來跟石頭一樣的啊！」她大概是前不久纔跟着丈夫從上海來到這裏做工的。

總督，我們又去北陵，雖然在郊外，離市自有相當距離，但遊人却還是非常多，我們一眼就可以看得出來，這些遊人決不是一天到晚閒着沒有事做的人，他們顯然却是在緊張工作之餘，弄這個假日，來到郊外舒散一下。

「死廠復活」

在瀋陽，我們參觀了五家國營工廠，這些工廠和東北的絕大部分工廠一樣，是日本帝國主義者剝削了東北勞動人民的血汗建設起來的。日本投降了，國民黨拿了過來，三年之中不但一無建設，而且是拆的拆了，零件賣了，廠房毀了；等解放之後，由人民政府接管過來，大部分已是死廠。廠房破敗，機器不全，技術員工極度缺乏，人民政府能支付的資金又不多；在這種種條件之下，要把這許多廠恢復起來，幾乎是不可能的事。但是在人民政府領導之下，不可能的終於成為可能了。

據東北人民政府主席高崗本年二月十三日的報告，截止一九四九年底，東北公營工業生產量的恢復，已達一九四三年日偽工業發展最高點的百分之廿九。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生產量的恢復在許多部門中又遠遠超過了工業設備的恢復，例如：煉鐵設備只恢復了偽滿時代最高水平的百分之二十五，而產量則達到偽滿時代最高產量的百分四二。二，紗錠設備只恢復了偽滿時代最高水平的百分之六十六，而產量則達到偽滿時代最高產量的百分之一百四十三。

這些成績是偶然的嗎？在我們看到了這五家工廠，聽到了他們恢復發展的經過之後，我們也便得到了確切的答復，找到了產生這些成績的必然的原因。

人民政府的主要任務是建設人民經濟，一九四九年，東北的支前任務還很重大的時候，東北人民政府却盡量節省，以全部財政支出的百分之三〇·六提出來作為恢復發展生產的投資，其中投入工業者共二百萬噸糧食（照東北目前的糧價折合，約在港幣二億元以上）。在一九五〇年的預算中，全部投資預定是六百六十萬噸糧食，其中工業投資佔五百萬噸糧食。

在恢復發展工業生產中，各廠的行政部門都真正地依靠了工人階級。技術人員的缺乏，依靠一些老工人的經驗已成為必要；而由於信賴工人，不但發揮了工人的積極生產情緒，而且也啓發了工人的創造性。

即以我們所參觀的皇姑嵐車輻工廠而言，去年一年中，由工人所提出的合理化建議，達三百件以上。一架三百五十噸的水壓機在國民黨時期三年沒有修復，因此開除了兩個工程師，但在解放之後，一個工人小組自動在三晝夜內把它修理好了。「華東」號機車的建造，照一般情形，需要三千工，但實際上却只用了一千八百工，省去了百分之四十。

在冶煉廠中，日本人一向用的是泥製的圓吹爐，解放之後，在創造新紀錄運動中，工人陳連高在工程師協助指導下試建鋼爐，結果粗鋼的實收率自百分之六〇·三六提高到七四·七七，節省燃料近百分之三十八，節省每爐操作時間一小時廿五分。以全廠生產量而言，鋼的產量在一九四九年已達偽滿時期最高產量的百分之九十五，今年可達百分之一百六十八；鋁的生產量去年達百分之六十五，今年可達百分之七十五。

在恢復發展生產中，工人的工資和福利也隨而提高，高崗主席的報告即指出，自一九四五年五月到十二月，東北工人的平均工資已自一一〇分提高到一四〇分，上升了百分之廿七；現在我們又知道了，平均工資又提高了一五〇分。

除了實際工資的提高，工人的福利也都在一天一天地改善。即以工人健康一項而論，我們所看到的工廠中都有診療所，有些還有醫院。在冶煉廠裏，身體差一點的工人可以住在藥餘療養院裏，每天上工下工用汽車接送。工人的保健飯，最好的每天可以有一瓶牛奶，三個雞蛋。

在我們所看到的廠中，車輛工廠在工作上還得到了蘇聯工程師斯泰爾很大的幫忙。蘇聯工程師帶來的「流水作業」制度大大減少了人工和時間的浪費，已逐漸推廣而成為許多其他車輛工廠工作方法的指南。這位工程師早已回國了。但工人們還一直提起他的名字。

私營經濟照樣有份

由於日本帝國主義者十四年的統治，東北經濟在那時實際上完全操在日本政府和日本私人資本手中，據一九四五本統計，偽滿鐵投資額中，中國人的私營企業只佔百分之〇。二。解放之後，以前日本公私企業和偽滿的企業成爲人民的財產，都成爲公營企業，剩下的私營企業部份是極有限的。

因此，在未來東北之前，我們便有一種感覺，認爲到了東北之後可以不必注意私營工商業的問題。後來，我們纔知道這個看法是大錯特錯的。是的，東北的私營工商業，在比重上來說，比起關內各大城市差得遠了。但是在解放之後。由於政府的公私兼顧政策，國營經濟的恢復發展，不但沒有窒息了這一點私營工商業的萌芽，反而給了它以幾十年來從未有過的發展機會。

下面是我們在瀋陽的一次工商座談會中得到的不少零碎但是寶貴的資料：

一、據瀋陽市工商聯合會會長張廣慶先生報告，瀋陽自解放以來，工商業由六千戶已增加到現在的三萬一千戶，其中工業佔一萬三千戶。勞資問題自去年五月即已好轉，走上正常道路，八十個行業中，已有二十個行業訂立了勞資間的集體合同，最近在中央人民政府的號召下，也已有不少行業成立了勞資協商的機構。

機器工業在解放前只剩三十家，現已增加到一千戶以上，在政府的指導協助下，最近已成立了聯營公司，改進業務。

針織業在國民黨時期只有四十家，在解放前只剩二十家還在不死不活狀態中。解放了不到兩個月，即已增加到六十家。到今年二月，已有四百二十家，現在已有一部份開始替國營貿易公司做加工。

橡膠業在不到兩年中自二十六家增加到二百五十家，由於政府向這些廠先期訂貨，他們可以不愁銷路，而且可以經常維持百分之二十左右的利潤。

化學工業解放有七十九家，現已增加到二百九十一家，大多是做火柴、火鹼、染料、塗料、化學分析藥品。

造紙業在偽滿時有六家，解放時只剩兩家，現已有三十九家，在不到兩年中，資金總額增加了四倍有餘。在那次工商座談會中，報告時最興奮的是織布廠的劉曉東先生，他用急促的語調比較了解放前後織布業中

不同的情形。解放後由於廠家不了解政府的府策而發生的一起一伏的情緒。在最後，他指出了他自己一年多來經營中所得來的結論：政府執行政策是最講理的，誰有理誰就可以講得通。因此，現在做生意難不可能得暴利，但「心裏是順氣多了」。他又說：「在國民黨時期正經事沒有法兒幹，我就儘在家睡覺，現在就可以幹起來了。」

我們來到了全國工業化的基地

劉士偉

到達東北第一城

六月十四日深夜，我們過了山海關。第二天早上十一點鐘，火車駛進了瀋陽南站。

火車經過鐵西區，我們從窗口望出去，只見無數的煙突在冒煙，天空中是一片廣大的煙霧。灰色和紅色的廠房相連櫛比一望無際。那兒是瀋陽市的工業區，瀋陽給我們第一個印象就是它是一個名符其實的軍工業城市。

瀋陽給我們的第二個印象是氣魄宏大。但是從它的寬闊、長遠的市街中，我們却看得出瀋陽在國民黨匪幫統治時代所受的摧殘和破壞的痕跡，尤其是在工廠區，人民政府在極其困難的情況底下，用了驚人的速度，再把瀋陽重新修復和建設起來，使牠成爲一個新的人民工業城。

我們被招待住在東北人民政府交際處。這是一間極漂亮的樓房，過去曾經是日本人最上等的大和旅館，設備是講究的，在人民政府的保護、照顧和合理使用下，這些講究的設備，比得上香港的第一流酒店。

在瀋陽，我們參觀了皇姑屯的鐵路車輛工廠，第五機械廠，瀋陽冶煉廠，橡膠一廠玻璃工廠。遊覽了著名的故宮和北陵，花了一整天的時間仔細地看全中國規模最大，設備最完善的醫科大學，聽過了東北人民政府秘書長栗又文對東北整個情況介紹的報告，和瀋陽市長朱敬文關於瀋陽市情況介紹的報告。出席過東北人民政府和瀋陽市政府，以及瀋陽市工商業聯合會爲歡迎我們而分別舉行的兩次宴會。看過了改編評戲演來精彩萬分的『小二黑結婚』的戲和兩次蘇聯電影。和工商業聯合會舉行了一次分組座談會。

十九日的晚上十點鐘，我們離開瀋陽到長春去。

舊的死亡，新的生長

日大人統治了東北和瀋陽十四年，國民黨匪幫統治了三年。瀋陽，和整個東北的老百姓，都過了非人的生

活。比帝國主義其他殖民地的人民還要差。老百姓的被剝削，窮困，使人難以置信。在日本人的統治下，老百姓不准有餘糧，不准吃大米，不准吃白麵，大批的白米都被運到日本去。大部份的棉花也被運到日本去，因此老百姓休想好好地穿件新衣，有些地方的老百姓，好幾個年頭都沒見過一塊新的布。有些地方，一家五個人合穿一條褲子，十七八歲的年青姑娘，還只好光着屁股。工廠裏的中國工人只配做最勞苦的工作，要做一個比較熟練的技術工人是不可能的，中國人要當工程師更是絕對不可能的事情，對原來有些資本的工商業者，使用了最毒辣的手段和辦法，使他們完全破產。參加過我們的座談會的一位工商業者，就曾把他親受的這種慘痛經歷告訴我們。他的百貨商店就在日本人的限價政策下毀滅了。日本人以低於原來成本四倍至五倍的價格強迫中國商店把貨售出，不到兩個月的時間，所有的貨物被搶購一空，店門也只得被關起來。

日本人走了，國民黨來了。老百姓很多依然沒有飯吃，沒有衣穿，工廠不但沒有開工，而且在重污掣肘之下，很多工廠的機器設備被拆下來暗暗地出賣了。完全沒有了發展基礎的私營工商業，在國民黨官僚資本的掠奪和壟斷之下，談不到恢復，更談不到發展，總之整個情況沒有改善而只有更壞。

而今天，在人民政府的管治和領導下，整個東北改變了面貌。經過土改後的農民生活，提高了好多倍。僅滿時期農民繳糧數額，每年達到六百萬噸，而現在人民政府已向農民徵收二百三十萬噸，少了將近二倍的數目。很多農民獲得貸款購買新的農具。在農村裏，原來的貧僱農已有百分之七十變為中農，沒有衣穿的現象根本消滅了，很多地方的農民甚至有能力跑到城市來搶購貴重的皮革，每家都養着雞和豬。工廠雖然經過嚴重的破壞，但在工人階級政治覺悟提高，發揮了高度的工作熱情之後，生產是很快被恢復起來。私營工商業，政府讓它恢復，幫它發展。在這兒已經找不到沒有飯吃的人，因為今天東北有大批的餘糧。

瀋陽翻了一個身

在國民黨統治時期的瀋陽，沒有電，沒有水，沒有交通，沒有衛生，糧食更是嚴重到極點的問題。國民黨匪幫根本就沒有想到建設，因此在此戰爭中的破壞，沒有絲毫修復，電流一條就是一兩個月，瀋陽老

百姓經常在黑暗中度日子。整個城市的主要交通工具是靠電車，然而總共只有八輛，而且往往一停就是十天八天，電話殘破不靈，一些區域根本就沒有電話，供給整個城市的水源只有六個，馬路凸凹不平的程度使人難以想像，條路的壓路機僅有四台。馬路的下水道堆積淤泥從沒修理過，因此曾經在舊城牆附近就發生過因為大雨後的水沒法排洩而淹死人的事情，街上的垃圾堆得像小山一樣，有一件事常常被引為例子，就是馬占山的住宅的底層，曾被國民黨匪軍從二樓撤桌和倒垃圾，使大門塞住了而沒法推開。說到火車的交遞，這兒老百姓說過兩句笑話來嘲諷國民黨。他們說：「瀋陽的火車，只是從北站通到南站」。這簡直可以說，這兒根本沒有鐵路交通。糧價，曾經達到每斗米一百四十萬元「東北流通券」的驚人高度。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日，瀋陽被解放了。解放軍從農村運來了大批糧食，也運來了一些原料，幫助私營工商業恢復生產和營業。解放後的第二天，和小豐滿的電源接上了，第三日勁四平街的鐵路交通恢復了。一切的修復工作都大力地進行着。今天，整個瀋陽都有充足的電力供應，水源的修復已經由八個增加到十一個。主要的交通工具電車已經增加到六十輛，比國民黨時代增加了七倍，比敵偽時代的十二輛，也多了將近五倍。電車開出的時距已經達到每次一分半鐘，比起歐洲水準的每次一分鐘幾無遜色。電話已經有了一千五百個的數目，壓路機由四台增加到二十台，全市五百多條大小馬路，已經逐漸地在鋪上柏油，在修復的速度上說，今年比去年要快十倍，街道的下水道多數修復了，下大雨淹死人的事情再不會發生的了。垃圾以順計地被清除，我們在街上已經看到整天在灑水的洒水车。在教育方面，採取了小先生制和其他有效的辦法，使二十萬兒童的失學問題得到了解決。穿着花紅的鮮明的衣服，攪着紅旗，打着鑼鼓，穿過大街的一隊隊滿面活潑愉快的兒童，在今天的確陽老百姓看來，還是感到新鮮。他們的子女能享受今天這樣良好的教育，真是過去他們作夢也沒想到的。瀋陽老百姓大都豐衣足食，五十萬人要食糠皮和豆餅的事情已經成為過去的歷史了！

僅僅是上面這些，我們也就可以看到，從封建，到殖民地再變成新民主主義的城市的新瀋陽的面貌。

工廠的烟突怎樣再冒出煙來

在工業恢復的歷程上說，障礙更比關內任何一個大城市困難得多，工廠在日寇和國民黨匪幫敗走的時候，遭受了兩次嚴重的破壞，廠房破爛，機器不全，人也缺少。由於十數年來日人不敢培養中國技術工人和技術人員，一切技術工作都操持在日本人的手上，等到日本投降回國去了，沒有熟練的技工去操作機器的嚴重問題發生了。這變成了恢復工廠生產過程中最困難的一件事情。這很顯明地說明，要在東北就地取材才是沒有可能的。

爲了迅速地使工廠恢復生產，於是人民政府採取了下面的一些步驟。首先從關內各地的有關崗位上抽調了一部份人到工廠去（分配到整個東北的工廠的人數共一萬多人），聘請了蘇聯的工程師和專家，從關內請來了自己的專家工程師，和大批的技術工人。從別的地方節省了大批的糧食，投資到工業去，從蘇聯購買了一些新機器，修復了大批殘破的舊機器和廠房，從各地運來了必需的原料。就這樣，工廠的煙囪重新冒煙來了。

政治覺悟提高了的工人的偉大的力量，使瀋陽的工廠生產力飛躍地發展，有很多地方已經超過了饑荒時期。不斷湧現的勞動英雄的模範事跡，深深使人感動。譬如我們去參觀過的皇姑屯鐵路車輛工廠，就湧現了「鐵廠英雄」張振玉，「機車英雄」岳奎元，「汽錘英雄」楊寶良，和「白手起家英雄」高金庫，還有其他勞模二百多人。在他們的領導和號召下，原定要三年才能修復的廠房，他們在一年裏就完成了這項修復計畫。國民黨在三年中只做了一百輛貨車，但是我們現在却可在一年裏生產六十輛全新的機車。在第五機器廠和冶煉廠裏，我們也看到同樣動人的事蹟。第五機器廠的馬恒昌小組和車工第八組，在精密分工，研究和討論技術，幫助新工友進步等工作上生了很大的力量，他們沒有生產過廢品，在完成任務上總要比原定計畫要早。在產品質的改善上，全廠工友努力的結果，去年生產一級品只佔百分之九十，今年已經達到百分之百了。冶煉廠今年上半年生產鋼和煉鉛的生產數量，較原定計畫都超過了很多。鋼達到一百四十三點九七，鉛達到百分之九十七點三三，日本人曾經多方設法試做新式的鑄鐵爐，因爲牠比舊式的泥磚吹爐的效用要好得多，但是日本人始終沒有試驗成功。然而在共產黨、青年團和工會的帮助和鼓勵之下，勞動英雄陳連高，把它的試驗成功了。

蘇聯友人的幫助也是值得感謝的。一位工程師在鐵路車輛工廠裏創立了「流水作業」的制度，機件流動，而人固定的精密分工的結果，使一輛新車的成本減輕了六千萬元，也節省了很多的人力，這位工程師已回到關

學了，但工人們，却仍繼續地增加價值。

今天工人參加了管理工廠，到處都掀起創造新紀錄運動，建立生產責任制和生產品質的責任制。工人們就是這樣英雄地勞動和創造，使瀋陽的工業恢復起來和日趨壯大！

私營工商業茁壯起來了

在政府的大力扶助和公營企業的合理的領導下，瀋陽的私營工商業不但復甦而且正向發展。

有一些統計比較的數字，說明這一點。以整個東北來說，在日人統治時期，一九四三年私人的投資額，日本人佔百分之九十七，中國人僅佔百分之三，一九四五年，整個投資額，日政府佔百分之四十四點八，日私人佔百分之四十八，偽滿政府佔百分之七，中國私人只佔百分之零點二，解放以後，一九四九年，國營工業和私營工業的比較是公營佔投資總額的百分之八十七點五，私人已提升到百分之十二點五。

去年和前年私營工商業的投資數比較，四九年比四八年，以家數來說，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三點九，以資本額來說，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一點六。在東北十二個大中城市，今年第一季和去年的末期比較，家數增加了百分之四，資本增加了百分之七點八，職工增加百分之三點五。

私營工商業包含的種類很多，如礦產、紡織、機器、油脂、印刷、造紙、化學、織布、農具、木材、五金等。

瀋陽私營工商業一共有八十三個行業，四十九個行業是屬於商業，其他的三十四個行業是屬於工業行業。由解放到現在，已從六千戶增加到三萬一千多戶。

解放以來的發展，我們看到了國計民生沒有什麼利益的工商行業在逐漸被淘汰。例如大飯館、金銀業的錢莊等。錢莊過去的營業是寄託在投機市場上的，投機市場一消滅它就沒法立足，因此到今天為止，這些銀行錢莊，已從原來的二十七家減少到七、八家了。

根據工商聯合會最近的統計，全市工商業的營業額每月平均可以達到一萬五千億元東北幣。今年三月和四

月的比較是：三月份工業五千八百億，商業是九千六百億，四月份工業七千五百億，商業八千三百億。在個別行業的比重上，工業中以機械鑄工，商業中以大小五金的營業額最高。

去年五月起，私營工商業普遍地轉入好境，已經有二十個行業訂立了集體合同。

私營工業今天的任務，是替公營企業加工，為農村製造大批的農業用具。在加工業務上，今年第一季已經到七十一億的巨數，訂貨也達到二八三億。

瀋陽私營工商業的許多問題，在最近開過的瀋市人民代表大會上，作為一個專題來討論。東北人民政府是關心照顧，和注意着牠的發展的。

監獄·學校·工廠

李宗瀛

李萬林和張有都是專割人家衣袋的慣竊，被捕判刑之後，關在哈爾濱監獄，現在一個已成了二等技工，一個已成了農場的宣傳隊長。

從哈爾濱監獄釋放出來的犯人，一百五十人以上已在外面有固定的職業，有些已可以拿到每月二百四十分的工薪——這在東北是上等的待遇。有些已經當了工會幹事或者工廠中的文化教員。

有些犯人在出獄之後，還經常回來探訪，像畢業生回母校一樣，向他們的老師、同學報告在外面工作的經驗。難怪一個監犯會說：「我不是在監獄，我是住了一年多學校。」

在哈爾濱監獄裏，現在一共住着一千七百多個犯人，但是負責管理、生產以及其他事務的幹部只有三十五人，另外也只有三十個帶槍守衛監獄的公安員和四十九名沒有武器的看守員。在監獄以內，犯人們可以自由活動，即其工作時，也只有沒有武器的看守員跟着他們，他們的身上也沒有手鐐足鍊。

當門一十多人去參觀這所監獄時，除了在大門外看見一位拿着步槍的公安員外，在全監獄內沒有看見一支槍。進了大門，就和犯人們混在一起了。在工廠內，我們看見他們在工作，因為他們身上不穿號衣，我們只覺得是在參觀一間普通的工廠。在運動場，我們看到一些監犯和幹部在打籃球，我們之中的一位團員手癢了，不自覺地跑進球場擲了幾個球。在另一片空地上，我們看到四五十個監犯圍着一個大圈，在捉迷藏；其中有一些已是三四十歲的人了，但還高興得像小學生一樣。

從一間房間內傳出了音樂的聲音，我們跑過去一看，原來有十幾個犯人在排演他們自編的歌劇「強盜」，兩個人在對唱，五六件樂器擔任伴奏。據說他們最近上演了一齣自編的歌劇「小偷」，非常成功；所以現在又編了一齣「強盜」。

在這所監獄裏，除了中國犯人之外，還有六十三名蘇聯籍犯人，一百三十九名朝鮮籍犯人和九名日本籍犯